

也是读书

谈史论学 抚今追昔

葛剑雄◎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

鹭江出版社

LUXIANG PUBLISHING HOUSE

也是读书

葛剑雄◎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鹭江出版社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 |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

2018年·厦门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也是读书 / 葛剑雄著 .—厦门: 鹭江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5459-1464-1

I. ①也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49498 号

出版统筹: 雷 戎

责任编辑: 刘浩冰 李 博

营销编辑: 范存榜 赵 娜

责任印制: 孙 明

封面设计: 仙境设计

YE SHI DUSHU

也是读书

葛剑雄 著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鹭 江 出 版 社

地 址: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

邮 政 编 码: 361004

印 刷: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北门口

民族工业园 9 号

邮 政 编 码: 101102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插 页: 4

印 张: 12.5

字 数: 227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9-1464-1

定 价: 5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。

目 录 | c o n t e n t s

读自己的书

- 我的 1978 年——《后而立集》代序 _2
七十而思——《我们应有的反思》自序 _14
我的人口史梦——《中国人口发展史》的自我介绍 _19
《中国移民史》前言 _34
《葛剑雄写史——中国历史的十六个片断》序 _47
旧作新版（《葛剑雄写史——中国史的十九个片断》）序 _51
《剑桥札记》后记 _54
我的非洲情——《走非洲》代序 _57
《书人集》后记 _64
《看得见的沧桑》自序 _66
《看得见的沧桑》再版后记 _69
永在路上——《行路集》代自序 _71
《碎石集》自序 _79
《冷眼热言》自序 _82
《人文千秋》小序 _84
我对学术批评的态度——答《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》编委会 _87

读我编的书

- 《地图上的中国历史》总序 _100
- 《沧桑河山》总序 _105
- 《沧桑河山》再版序 _108
- 《中国制度文化丛书》总序 _111
- 《河流文明丛书》序 _115
- 《吾祖吾宗》总序 _120
- 摄影集《三峡记忆·山水的记忆》序 _125
- 摄影集《三峡记忆·先人的记忆》序 _129
- 摄影集《三峡记忆·我们的记忆》序 _133
- 《中华大典·交通运输典》序 _137

读他人的书

- 张之《安阳考释》序 _144
- 何炳棣《1368—1953 中国人口研究》译文三联书店版后记 _150
- 何炳棣《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—1953》译者再记 _153
- 严其林《京口文化》序 _155

- 侯甬坚《历史地理学探索》序 _160
《文明的诗意图——汪涌豪人文讲演录》序 _165
《中国移民文化丛书》总序 _168
《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》总序 _173
《清代常州文化简史》序 _176
《中国历史地理文献辑刊》序 _180
《中国历史文化地图册》序 _183
《建德市地名志》序 _187
《晋商史料集成》序 _192
《浦东历代文献丛书》序 _198
《岭南论坛演讲录》序 _202
让智慧的声音更加响亮——文汇讲堂《智慧的声音》序 _207
《图书馆的故事》序 _212
大师之外有大楼——《傲然风骨——大学里的老建筑》序 _215
《上海一角·课植园》前言 _219
《名家人文地理丛书》序 _222
《江南十三城记》序 _226
《感动中国的绍兴名人》序 _229
《南浔名人百家》序 _233
人说山西好地方——《人说山西》的魅力 _236

- 
- 《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志》前言 _240
摄影集《三江源·历史跫音》序言 _250
《世界探险史》再版序 _258
《苹果里的五角星——〈系列世界地图〉诞生纪实》序 _262
梁二平《谁在地球的另一边：从古代海图看世界》书后 _269
蒋高明《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》序 _273
《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》序 _279
孔子应该是怎样的——读钱宁新作《圣人》_287

读研究生的书

- 家山何止大槐树——安介生《山西移民史》序 _292
创建考古地理学的有益尝试——高蒙河《长江下游考古地理》序 _297
张根福《抗日战争期间浙江省的人口迁移》序 _301
苏新留《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》序 _304
葛庆华《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（1853—1911）》序 _308
王卫东《融会与建构——1648—1937年绥远地区移民与社会变迁
研究》序 _313
杨蕤《西夏地理研究》序 _317

- 胡云生《传承与认同：河南回族历史变迁研究》序 _321
- 郑发展《民国时期河南省人口研究》序 _325
- 路伟东《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》序 _329
- 孙宏年《中越关系研究（1644—1885）》序 _334
- 夏增民《儒学传播与汉晋南朝文化变迁》序 _337
- 吴滔《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——以苏州地区为中心》_341
- 王大学《明清“江南海塘”的建设与环境》序 _346
- 王加华《被结构的时间：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
生活——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研究》序 _350
- 郑维宽《清代广西生态变迁研究——基于人地关系演进的视角》序 _354
- 李强《伪满时期东北地区人口研究》序 _359
- 谢湜《高乡与低乡：11—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》序 _363
- 张宏杰《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》序 _367
- 马孟龙《西汉侯国地理》序 _372
- 鲍俊林《15—20世纪江苏海岸盐作地理与人地关系变迁》序 _384
- 编后记 _389



读自己的书

我的 1978 年

——《后而立集》代序

1977 年，当高校重新招生的消息传出后，我上大学的愿望死灰复燃。但看到具体规定后，我发现对考生年龄的规定是 30 周岁，而当时我已满 31 足岁。抱着一线希望，我又去招生处询问，得知对“30 周岁”的解释是“不满 31 足岁”，我已失去报名资格，看来这辈子与大学无缘了！

我是 1964 年从上海市北中学高中毕业的，但在此以前，我的大学梦已经破灭。那是在 1962 年的 5 月，我正读高二，在学校的一次体检透视中，我被发现患了开放性肺结核。经过拍片复查，确诊无误，医院通知我立即病休，三个月后复查。拿着这张诊断书，我不知是如何从福建北路闸北区结核病防治所回到家中的，也不知是如何回答母亲的询问的，直到晚上睡

在床上才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——不得不面对这残酷的事实。进高中不久，我就已瞄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，也是语文、历史、英语等教师心目中最最有希望的学生，一直享受着他们的格外关照——可以到教师阅览室看书，能通过教师借书，上历史课时不必听讲而可看我自己的书。尽管在政治学习或讨论时我也表态“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”（准备考大学，但也准备考不上大学时服从分配，到新疆或农村去），实际却只有一种准备。要是不能在三个月内治愈，影响报考大学，这一切都完了。于是将一切希望寄托在治疗和休养上，按时服药，严格按时间表作息，每天早上去公园学太极拳。当时主副食品都是计划供应，居民每 10 天配售 2 两肉，但凭肺结核病的证明可到菜场办一张“照顾卡”，凭卡增购肉和鸡蛋若干，还可订一瓶牛奶。我尽量增加营养，以便及早康复。但是每三个月一次的复查都是一次新的打击——我一直无法进入钙化期，因此不能复学。直到 1963 年 11 月，同班同学早已毕业，绝大多数考入大学，我才在休学一年半后获准复学，转入下一届高三“试读”。可是到第二年 5 月高考报名体检时，我的肺结核还没有完全钙化，不符合报考条件。

在老师的劝说下，我暂时放弃了继续报考大学的打算，因为医生说像我这样的病情，很难保证明年就能通过体检。而且作为一名新团员，服从组织分配是起码的要求，我接受了参加

上海教育学院师资培训的安排，留在母校市北中学实习，1965年8月被分配到古田中学当英语教师。不过我并没有放弃上大学的打算，心想即使工作十年，我还符合报考大学的年龄，总能找到机会。所以当年就报名考上了上海外语学院夜大学二年级，进修英语。但“阶段斗争”这根弦越绷越紧，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，一心上大学是不是“成名成家”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作祟，所以不仅自己公开暴露思想，还一次次进行自我批判。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这些都成了大字报中揭发批判的内容。“文革”期间，毛主席“大学还是要办的”最新指示发表，曾经给我带来一线希望，但马上破灭，因为毛主席特别指出“理工科大学还要办”，而且随后开始的招生，都是由各单位推荐“工农兵学员”，在职教师显然没有资格。

有了这样的经历，我对1977年的意外遭遇相当平静。而且当时“文革”结束不久，我对“成名成家”的资产阶级思想心有余悸，所以尽管报名处的工作人员曾建议我凭“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”和新当选的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身份争取在年龄上破格，我也不敢一试。

到1978年公开招收研究生时，报考年龄放宽到40足岁，而且为了“不拘一格”，对学历没有任何规定。我再也无法抵制大学的诱惑，但一点也没有把握，所以在单位开证明时还要求领导给我保密，再三说明只是想检验一下自学的结果，以免这

种异想天开在学校引起不良影响。

报考研究生是要选定专业和导师的，对这些我几乎一无所知。首先想重温旧梦，选择北大。但当时新婚，小家庭新建，到外地读书显然不现实。上海的大学选择余地有限，特别是经过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我不想选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或者有“政治风险”的专业，最后选定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指导的历史地理专业。其实我当时还不知历史地理专业的性质，只是以为历史和地理都是我喜欢的，并且在工作期间一直有所积累。对谭其骧教授，记得“文革”前曾在南京路上海先进模范的光荣榜中见过他的照片，我初中的历史教师向我介绍过他在编中国历史地图。在不久前召开的上海市人代会上，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就有他的名字。我不知天高地厚，根本没有考虑或打听报考哪所大学、哪个专业、哪位教授的难度如何，有多少人报名，反正只是试一试，倒也没有什么包袱，所以考前还是与平时一样工作，只是在晚上和星期天稍稍做些准备。

在报名时，我遇见了高中母校市北中学的历史教师 W。1963 年我病休时常去教师阅览室看书，W 刚由上海师院毕业分配来校当教师。我与他相识后常去他宿舍聊天，留校实习时还有来往。我离开市北后听说他因“犯错误”而被调往海滨农校，已经多年没有音讯。W 问我报什么专业，原来他也报了历史地理。当时他显得很紧张，事后有人告诉我，他得知我与他报考

同一专业，连称“多了一个竞争对手”。

那年报名的考生很多，初试就近举行，我的考场在上海工学院（今上海大学延长路校区），离我工作的古田中学不远，骑自行车不过 10 分钟。我对考试完全没有把握，既不想惊动同事，又不愿影响日常工作。我把这三天要上的课调了一下，每天早上还是像平时那样到广播室，在升旗后的早读时间里对全校同学简单讲话，然后骑车前往考场。在五门考试中，政治是我最熟悉的，因为这些年我一直教政治，像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”“拨乱反正，抓纲治国”“三个世界理论”等内容讲得很熟，只要注意答得规范就行了。至于英语，我有上海外语学院夜大学二年级的基础，加上“文革”期间不时在学《毛泽东选集》英文版，看《北京周报》，给学生上英语课，拿到题目后觉得很容易。古汉语和历史我自以为是强项，虽然对问答题中的“魏晋玄学”一题不大有把握，但不会离题太远，因为我主要根据翦伯赞主编的《中国史纲要》复习，里面专门有一段。历史题中有一个名词解释是“谭绍光”。我正好看过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编的一套近代史小册子，上面提到太平天国后期的将领慕王谭绍光，记得他是忠王李秀成的下属，驻守苏州，所以也答出了。出了考场，又遇见 W，他神情紧张，问我谭绍光是什么人。听了我的回答，他连说“完了完了”，匆匆离场。地理试卷中有的名词解释我没有见过，只能据字面意思猜想，瞎

蒙几句，估计得分最低。

待收到复试通知，我不得不认真对待了。一方面，我有了一定的信心，尽管那时还不知道初试的成绩，因为毕竟证明我能与大学毕业生一争高下，离大学的目标又近了一步。另一方面，复试时肯定会侧重于专业，而这一方面我的知识几乎是空白。当时规定参加复试的考生可以向单位请 10 天公假，我向党支部书记提出，他爽快地答应了，还说如果时间不够可以再通融。

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根据历史地理专业的要求复习，只能去上海图书馆找资料。到那里的参考阅览室后才发现，里面坐着的大多数是考生，报考复旦大学的占了相当一部分。当天下午，我正在看《中国历史地理要籍选读》时，有人过来问我是否报考历史地理专业，得知他也是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，但是世界史专业。他又给我介绍了两位报考历史地理专业的考生——顾承甫和杨正秦——后来是我的同届同学。询问我的是顾晓鸣，以后是我们同届研究生中的活跃人物。交谈中我暗自吃惊，他们都毕业于复旦大学，顾、杨两位还出自历史地理专业。但到这时也顾不得多想，只有临阵突击，多多益善。复试前上海连续高温，正好那年我的新家买了一架华生牌台式电风扇，那还是通过在市百一店工作的我的岳父托熟人买到的。晚上在斗室中复习，有风扇降温，在当时已是异常优越。

到了复试那天，我早早来到复旦大学，找到大礼堂（现在的相辉堂）。所有考生的笔试都集中在礼堂内，按专业分组，我们坐在靠主席台前的左侧。座位前没有桌子，只有一块翻起来的搁板，写字很不方便，有的搁板还吱吱作响。幸而那天气温不是很高，几百人集中在礼堂内还不算太热。主持的老师（后来知道他是研究生处的杨波洲）坐在台上，用他的宁波普通话宣布：“现在开始考试。”各系的监考老师给考生发下试卷，并在周围巡察，我们专业来的是周维衍、邹逸麟。上下午各考一门，小题目已记不得了，大题目是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的一段话，要求今译并论说，另一段大概是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论述明朝建都北京的。题目中没有什么意外，考下来自我感觉还不错。走出考场，见外面等了不少人，都是考生的家属。有一位女士手持保温瓶，里面装着冷饮；有的立即送上毛巾、扇子；有的问长问短。这也难怪，听说好几对夫妇将夫妻团聚、迂回上海或另谋出路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次考试，能不格外重视？

第二天是导师面试，因为我们的导师谭其骧教授正住在龙华医院治疗，周维衍通知我们早上到复旦大门口搭车。次日五位考生会齐，我第一次见到毕业于福州大学探矿专业、来自湖南岳阳煤矿的周振鹤和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、来自浙江长兴的周曙。我们搭乘的是学校的一辆厢式货车，先要送毕业生行李去秣陵路铁路货运站，然后再送我们去龙华医院，不仅花了

很多时间，而且坐在货厢中一路颠簸，疲惫不堪。周维衍与邹逸麟让我们五人抽签决定次序，周曙抽在我前面，但他被颠得脸色苍白，急需休息，自愿与我对调。

事先只见过谭其骧先生的照片，走进他的病房才第一次见到，想不到正在治疗中的他精神很好，声音洪亮。他很随和地问了我的经历，然后问我看过什么书，对什么问题感兴趣。在我提到钓鱼岛的归属时，他又问我可以举出什么证据，我尽自己所知谈了。其他还谈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，但从以后我们五人都被录取看，大概主要是了解我们的情况，而不是严格挑选。

复试过后，我感觉到成功的希望很大，开始担心学校能否同意我离开。我在古田中学已工作整整 13 年，负责学生的管理工作已近 10 年，开始是管“差生”，后来又当了“红卫兵团”辅导员，团组织恢复后改为团委书记。从学校的领导、师生，到周围街道里弄的干部和居民，所属公安局、派出所和附近单位，几乎都知道我——只要找到我，古田中学再厉害的学生也能制服。“文革”期间秩序再乱，只要我在场，学生就不敢闹事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我于 1977 年“五四”被评为闸北区团员标兵，接着又被评为闸北区先进教师，由上海市“革命委员会”（相当于市政府）评为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，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。在这种情况下离开，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妥。想不到党支部书记曹德彬告诉我：区教育局钟一陵局长明确表示，如果你能考